

# 斯里兰卡的法显洞

慕 显

我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，是沟通中斯两国佛教文化和传播友谊的伟大使者。为搜集“汉土所无”之佛教典籍，他以六十五岁高龄西行求法，遍访南亚诸国，公元410年到达斯里兰卡（当时称为狮子国），在王都阿努拉特普罗城的无畏山寺等处修学两年，于公元412年绕道爪哇回国。带回《弥沙塞部律》、《长阿含经》、《杂阿含经》和“杂藏”等梵本。在他回国后所著的《佛国记》中盛赞当时斯里兰卡佛教的兴盛、民情的淳朴和物产的丰富。

当我们来到斯里兰卡时发现，法显的名字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只要一提起法显，立刻就会唤起中斯双方更加亲切的感情。斯里兰卡朋友赞颂法显的不朽业绩，赞颂中斯两国的传统友谊。法显的名字，已经成为中斯友谊的代名词。

法显在斯里兰卡时，正是这个国家佛教兴旺、各派争鸣的时期。公元一世纪互拉甘姆巴国王创建无畏山寺，以大寺为中心的上座部一统天下被打破之后，犍子部、方广派等各部派思想不断从印度传入，无畏山寺兼收并蓄，成为包容和研究佛教各派思想的中心。至摩诃舍那在位时，采取了压制大寺而发展无畏山寺的极端措施。佛牙舍利从印度运到斯里兰卡，也是由无畏山寺的僧侣负责供养。摩诃纳末国王（公元409—431）也维护支持无畏山寺。法显到斯里兰卡，以铁萨罗为首的斯里兰卡比丘尼到中国传授比丘尼戒，印度觉音大师到斯里兰卡翻译三藏经典等佛教史上的大事，都发生在摩诃纳末国王时期。法显在他的书中记载当时无畏山寺有僧人五千，而大寺却只有三千，说明当时的无畏山寺势力的强大。

法显在斯里兰卡修学两年，大部分时间住在无畏山寺。这座寺庙经过将近两千年的沧桑巨变，现在只剩下了一座大塔的废墟。笔者每到阿努拉特普罗城，总要去瞻仰这座凋破的大塔，因为那是法显曾经住过的地方。

法显到斯里兰卡时，位于该国中南部的圣足山已是有名的佛教圣地。传说释迦牟尼曾三次来岛，当他第三次来岛时曾在萨玛纳拉山顶上留下了他左足的痕迹，自此萨玛纳拉山便以圣足山的名字流传开来，国内外的广大信众都纷纷登山朝拜。直到现在，每年攀登圣足山的人数不下五、六十万人。笔者也登上过极顶，看到了一个长约一米，宽约半米的巨大足迹。法显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自然要去圣足山朝拜。当时他从阿努拉特普罗城出发，长途跋涉，当他来到现在的宝石城附近时，曾在一个山洞里停留，休息数日，这一带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外国来的高僧，便将这个山称为法显山，他休息过的山洞称为“法显洞”，山脚下的一个村庄称为“法显村”，村中的寺庙称为“法显庙”。在两个半世纪以前，曾有一位叫波隆卡玛的法师在这一带宏扬佛法，以后又有法护、萨拉昂格拉、迦纳南达、班仰南达等法师相继担任法显庙的住持。自1944年以来，法显庙的住持一直是维沃罗·昙摩朗西长老，前不久这位长老圆寂，葬礼十分隆重。

昙摩朗西长老和现任财长罗尼·德迈尔先生共同向中国政府提出重建法显村的建议，中国政府欣然同意，提供了二百万卢比的援款。重建法显村的工程于1981年7月16日正式开始。工程包括修建居民住宅、扩建学校、铺设道路、重修法显庙和香客休息室。

为了瞻仰法显洞并参观法显村修建工

程，笔者曾于去年三月陪同我驻斯使馆经济参赞王琨先生到法显村访问。

当我们驱车来到法显村所在的布拉特辛哈地区时，地区负责人陪我们去瞻仰了法显洞。他对我们说，古代从北方的王都有两条古道可通向南方诸侯国。我们脚下的这条大道就是其中的一条。因为在这里曾发现一块古碑，这往往是古代大道的标志。在一千五百多年前，法显就是通过这条大道走向圣足山的。我们来到山脚下，向上攀登了近五百个石阶，便来到了法显洞。啊！好大一个山洞。它高大宽阔，犹如一个大厅，可容纳上千人。洞深一百三十英尺，高一百五十英尺，宽一百七十五英尺，这确实是一个休息过夜

的好地方。昙摩朗西说，早在半个世纪之前，中国高僧太虚法师曾专程来此访问，他亲手写下了“法显洞”三个汉字，请当地僧人将字刻在洞口的上方。不知何故，当时这件事没有办到。王参赞当即表示，使馆一定把三个字写好送来，请法显庙的僧人镌刻在洞口上。

我们告别了法显洞，来到山脚下的法显村，只见村民住宅和寺庙正在兴建，有部分村民已迁入新居。乡亲们都拥到街上来看望来自法显祖国的客人，表现格外亲切友好。他们不停口地称道法显法师的业绩，他们感谢中国政府的援助，决心把“法显洞中斯友谊村”建设成一个模范的村庄。

## 赴日辅助隐元法化的木庵禅师

沈 玉 水

清初赴日弘化的木庵禅师，是日本黄檗宗的第二代祖师，也是隐元禅师在日本建寺立宗最得力的助手。今年一月二十日（农历）是木庵圆寂三百周年忌辰，日本黄檗宗为此举行了纪念活动，并出版《木庵》遗墨集，选登木庵的部分书画珍品。黄檗山现住持（第五十七代）村濑玄妙长老为这本专集写了序言。

木庵禅师俗姓吴，名性瑄，明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二月初三日出生于泉州府晋江县，父名卿，母黄氏。四岁失母，五岁丧父，由祖母抚养长大。十三岁时至泉州开元寺礼佛，开始萌出家之念。十六岁时入开元寺拜印明和尚为师，十九岁剃度，二十岁从樵云大师受十戒，二十四岁就永觉和尚受具足戒，从此矢志参禅。时值明末兵乱，木庵不畏艰险，云游江、浙诸山拜谒名僧，参禅问法，二十七岁又在真寂寺就永觉受菩萨戒。二十八岁时在金粟山广慧寺参谒费隐禅师，深受器重。木庵以祖母年高而乞假归

省。回泉州后，木庵受请住持朋山青阳室。三十三岁时，辞别祖母再往金粟广慧寺依止费隐禅师，先后任知客、维那（司堂）等职。时隐元隆琦任广慧首座，木庵常从请益。

据《木庵年谱》记载，木庵因明室衰亡，“伤感不已，欲绝食待尽”（见《黄檗木庵年谱》），经友人劝止后，仍由浙返闽，回开元寺“掩关作偈自适”。顺治四年（1647）木庵登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，拜谒隐元，被命为维那，第二年又提升西堂。木庵四十岁时应聘住持福清县斂石山太平寺，“禅暇则栽田负畚，种蔬采樵，人所难堪，师恒自适”。顺治八年十一月，隐元六十诞辰，木庵回黄檗山祝寿，被命为首座兼拂（禅宗寺院的首座、西堂、后堂、堂主代住持兼拂子升法座，开示大众，称为“兼拂”——编者）。不久，隐元付给源流，至此，木庵正式成为隐元法统的继承人，为临济宗的第三十七世，时年四十七岁。

顺治九年（1652）春，木庵再回斂石山